

成长是痛， 也是幸福，

蒋勋

钱锺书 莫言 等

成长是痛， 也是幸福，

蒋勋

钱锺书 莫言 等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长是痛，也是幸福 / 蒋勋等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108-7476-5

I. ①成… II. ①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1908号

本套“《明报月刊》典藏书系”由香港《明报月刊》杂志社独家授权北京文兴鼎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九州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发行。本套书由金庸先生担任顾问主编，潘耀明先生担任主编，选录文章均来自《明报月刊》。非经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成长是痛，也是幸福

作 者	蒋勋等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32开
印 张	9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476-5
定 价	45.00元

目 录

Chapter 1 致每一个害怕未来的自己

谈生命	003
第一次去青岛	007
十三中	010
孤独	020
如何与时间斗争到底	022
生命的彩霞	024
我的棉袄	027
心愿	031
时差	034
失帽记	037
艺术是克服困难	044

我的读书经验	053
二寸之间	059
我哭了大半个中国	063
故宫的建筑	067
英伦牡丹开	070
我的文学人生	086
谈武侠小说	092

Chapter 2 成长，是时光赐予最珍贵的礼物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113
漂洋过海	119
寂寞	134
新年的快乐	137
一个人在途中	140
输液	149
笑着走	151
让沼泽仍是沼泽	154
蒲公英	157

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	161
论画动物	165
又到杭州	169
吃腊八粥	183
父亲的角色	188
远去的邮车	191
不学礼，无以立	194
望“猫”止渴	197

Chapter 3 我们终将与最好的自己相遇

昔阳感觉	203
记忆	208
有福气的人才读到神话	211
我是中国人	214
用地毯来记忆	218
忆长沙	222
洞	225
被窝	228

梦里已知身是客	231
未经锤炼，何能坚实？	234
古松	245
淘旧书	248
土著民的落日	251
父亲的脚印	254
废址	257
初入川	265
扮演	269
好日子	272
新春忆旧	276
生命的律动	279

Chapter 1

致每一个害怕未来的自己

在宇宙的大生命中，
我们是多么卑微，
多么渺小，
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

谈 生 命

冰心 / 文

> > >

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他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他的前世。他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他曲折地穿过了悬崖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裹挟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他享受着他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他遇到巉岩前阻，他愤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他过了，冲倒了这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

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激电、这迅雷，使他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暂时混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只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些幽幽的温暖，这时他只想憩息，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

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呵！他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她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她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回到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又像一棵小树，他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欠伸，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土出来。他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他抬头看见了天，呵！看见了天！他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他也许受着大树的荫遮，也许受着大树的覆压，而他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他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他遇着骄奢的春天，他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蜂蝶围

绕着他飞翔喧闹，小鸟在他枝头欣赏唱歌，他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泉鸟的怪鸣。他长到最茂盛的中年，他伸展他如盖的浓荫，来荫庇树下的幽花芳草，他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馨。秋风起了，将他的叶子，由浓绿吹到绯红，秋阳下他再有一番的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

终究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他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他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落在大地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他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严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大生命之一滴。

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便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

痛苦是相生相成的。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常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我曾读到一个警句，是“愿你生命中有足够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世界、国家和个人生命中的云翳没有比今天更多的了。

（发表于《明报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四期）

（原载《京沪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七期）

第一次去青岛

莫言 / 文

> > >

第一次去青岛之前，实际上我已经对青岛很熟悉。距今三十年前，正是人民公社的鼎盛时期。全村人分成了几个小队，集中在一起劳动，虽然穷，但的确很快乐。其中一个女的，名字叫作方兰花的，其夫在青岛当兵，开小吉普的，据说是海军的陆战队，穿灰色的军装，很是神气。青岛离我们家不远，这个当兵的经常开着小吉普回来，把方兰花拉去住。方兰花回来，与我们一起干活时，就把她在青岛见到的好风景、吃到的好东西说给我们听。什么栈桥啦，鲁迅公园啦，海水浴场啦，动物园啦，水族馆啦……什么油焖大虾啦，红烧里脊啦，

雪白的馒头随便吃啦……通过她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描述，尽管我没去过青岛，但已经对青岛的风景和饮食很熟悉了，闭上眼睛，那些风景仿佛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方兰花除了说青岛的风景和饮食，还说青岛人的“流氓”。她说——起初是压低了嗓门，轻悄悄地说：“那些青岛人，真是流氓成性……”然后就突然地抬高了嗓门，仿佛要让全世界都听到似的喊，“他们大白天就在前海崖上吧唧吧唧地亲啊……”这样的事情比风景和饮食更能引起我们这些小青年的兴趣，所以在方兰花的腭后总是追随着一帮子小青年，哼哼唧唧地央告着：“嫂子，嫂子，再说说那些事吧……再说说嘛……”她低头看看我们，说：“瞧瞧，都像磅一样了，还敢说给你们听？”

生产队里有一个早些年去青岛贩卖过虾酱和鸚鵡的人，姓张名生，左眼里有颗宝石花，歪脖子，有点历史问题，整日闷着不吭气。看方兰花昂扬，气不忿儿，终于憋不住，说：“方兰花，你天天吹青岛，但你是坐着你男人的小吉普去的，你坐过火车去青岛吗？你知道从高密坐火车去青岛要经过哪些车站吗？”方兰花直着眼答不上来。于是张生就得意地歪着脑袋，如数家珍地把从高密到青岛的站名一一地报了出来。他坐的肯定是慢车，因为站名达几十个之多。我现在只记得出了高密是姚哥庄，过了姚哥庄是芝兰庄，过了芝兰庄是胶西，过了胶西是胶县，过了胶县是兰村，然后是城阳、四方什么的，最后一站是老站。但在当时，我也像那张生一样，可以把从青岛到高密沿途经过的车站，一个磕巴都不打地背下来，而且也

像张生那样，可以倒背如流。所以，在我真正去青岛之前，我已经在想象中多少次坐着火车，按照张生报告的站名，一站一站地到了青岛，然后按照方兰花描述出来的观光路线，把青岛的好山好水逛了无数遍，而且也梦想着吃了无数的山珍海味。梦想着坐火车、逛风景是美好的，但梦想着吃好东西是不美好的，是很难过的。嘴里全是口水，肚子咕噜噜地叫唤。梦想着看看那些风流人物在海边上恋爱也是不美好的。

等到一九七三年春节过后，我背着二十斤绿豆、二十斤花生米、二十斤年糕，送我大哥和他的儿子去青岛坐船返回上海时，感觉到不是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而是仿佛踏上了回故乡之路。但一到青岛我就彻底地迷失了方向。从我舅舅家那两间坐落在广州路口、紧靠着一家木材厂的低矮破旧的小板房里钻出来上了一次厕所，竟然就找不到了回去的道路。我在那一堆堆的板材和一垛垛的原木之间转来转去，从中午一直转到黄昏，几次绝望地想哭，汗水把棉袄都潮透了。终于，我在木头垛后听到了大哥说话的声音，一转弯，发现舅舅的家门就在眼前。

等我回到了家乡，在劳动的间隙里，乡亲们问起我对青岛的印象时，我感慨万端地说：“青岛的木头真多啊，青岛人大都住在木头堆里。”

十 三 中

北岛 / 文

> > >

大脖子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从小学考上北京十三中，和小学相比，十三中离家远了一倍，我的世界似乎也大了一倍。

这里曾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的王府，一九〇二年，醇贤亲王第七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承袭贝勒爵，搬入府内，故得名涛贝勒府。宣统年间，身为摄政王之弟，载涛任禁卫军训练大臣。张勋复辟，他又当上禁卫军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摇身一